

景明刻本子

彙

三

賈子新書卷上

儒家五

過秦上

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
連衡而闔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
沒惠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
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
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
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
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
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遂遁
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
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
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山
河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

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
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爲金人十
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
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
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

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 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旣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

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前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

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弭矣二

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僂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在

於戮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
餘郡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
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
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
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
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
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
嬰立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
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宜未絕也秦地
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

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於嶮阻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案士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禽者揀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

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制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

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叅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數寧

事勢

以下二十一條係治安策舊混入諸卷今依本傳叙定而添定取舍一篇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

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天本未舛逆首尾橫決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也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爲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

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宜請陛下爲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湏也使爲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爲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令尠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

兄無死弟塗無緘縲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爲功始治天下爲德因觀成之廟爲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爲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爲萬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陛下之
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
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
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
也獨太息悲憤非特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爲陛下無
以易此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
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爲不便天子不利天下
者臣請死

藩傷 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凶飢
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可豫知故甚非
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
也既已全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
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礪鄒而子射子自
禍必矣愛之固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
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以徼幸
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
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
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

有子者建分以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
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
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異此

宗首 事勢

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
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若此况
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
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所置傳歸休而不肯住漢
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其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宥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天何權不甚竒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矣心竊踊躍離今春難爲已天傾時傾足力傾能孰視而弗宥理以傾時之失豈不靡哉可以爲良天下而稱特以爲此藉也竊爲陛

下痛之甚在上幸少留計焉

親䟽危亂

事勢

陛下有所不爲矣臣將不敢不畢陳事制假設令天下如曩也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六七諸公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試能自安乎哉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高皇帝南面稱帝諸公皆爲臣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親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以是自安也然尚有可誘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齊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山王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即天子之位能爲治乎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

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
淮南王者令之安冒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
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於胷矣陛下
雖賢誰與領諸侯此所謂親也者故疏必危親必亂陛
下之因今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然且吟齟
而堅控守之爲何如制以纒相懸臣能令知亂如今利
百金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

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
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
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
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
及盧縮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
而爲寇可不恠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
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
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
幼倫煨之數也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

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不知所移長此安窮
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
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衆理也然至髀髀之所
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
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
志今諸侯王皆衆髀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
臣以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
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北
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
逆則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
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爲徹侯
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
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
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
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
與骨肉相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

勿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五美

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
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蒞醢耳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徼倖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
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
惠王之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
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
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湏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

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啓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五美

大都

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羨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充不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之以兵車充之以大

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
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之井爲
計若此豈不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
乎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燹一脛之大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惡病也
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愒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
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
此所以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燹也又苦踈蓋上古蹠
字下古
戾字蹠蓋
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無

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燹也又苦踈蓋也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解縣事勢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躄且病痺夫躄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爲上流東爲下流故隴西爲上東海爲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
食餽饗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將吏戍者或
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
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冑使也天下倒
縣甚苦矣竊爲陛下惜之進諫者類以爲是困不可解
也無具甚矣陛下冑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
而從之匈奴中國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殘亡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
衆唯上之令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
廣遠據天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仰望四

夷莫不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
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
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威不信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
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
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
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
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伏九州而不
行於匈奴竊爲陛下不足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

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勢卑 事勢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無已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爲戎人爲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以帝皇之號持居此賓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爲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銜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
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
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
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猶猛敵而猶田蕪不搏反寇而搏
蓄菟所猶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虞不圖大患非
所以爲安

無蓄 事勢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
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
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

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崇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

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聚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齧其骨政法未必通也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柰何不使吏計所以爲此可以流涕者又是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爲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徃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

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
異則器皿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則故高則
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埋人者品
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紉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
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
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
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
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
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
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幾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

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等齊事勢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
郎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子之事諸侯王或
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
乃事皇帝也誰是則諸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
之與諸侯臣之與下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
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相而尊無異等秩加
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
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

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天子宫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衣被次齊貢

經緯也苟工

巧而志欲之唯冒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

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孽產子

事業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以廟而不以燕也而衆庶得以衣孽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貴富人大賈者嘉會若兄弟召客者得以被牆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貴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主帝之身自衣皂綈而靡

賈侈貴墻得被繡后以緣其領孽妾以緣其履此臣之
所謂躅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
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飢膚欲其無爲奸邪盜
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湏時爾歲適不
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夫鐸此
而有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莠施不敬而素
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
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曰爲大治可也若爲大亂
豈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

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時變事勢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攻
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忻諸侯設諂而相飭設
輾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
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
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
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爲
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
机盱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

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
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
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
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
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
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
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官而
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
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
君違禮義弃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

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
杖篲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箒慮立誅語抱哺其
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
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
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天下求
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
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
術也悲夫帝者養士進取遺禮

俗激

事勢

大臣之俗特以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以爲大故不

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
知惟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
又弗自憂故如此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耻
禮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因忠於君哉豈
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因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
業將何寄之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耻四維不張國廼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
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
矣逐利乎否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

大母矣蹀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剝寢戶之簾撻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拾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諸侯此靡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以臣之意更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弗植則僵不循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

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
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
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
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群衆信上而不相
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
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
悲夫倘不豫具乏也可不察乎

銅布

銅布於下爲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
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

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

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有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保傳

連語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

之君有道之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

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
德智長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
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勸膳之宰太
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
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
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
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飲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

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剝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之

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
亡之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
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
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
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
得而左右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此時務也

定取舍

此篇本書無
今依傳補入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

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
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
下憎惡之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
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
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階級

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若
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
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
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鼯此善喻也鼠近於
鼯尚憚而弗投恐傷鼯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
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係縛榜
笞髡則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
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
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
不加其身尊君之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

所以體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笞僇弃市之法然則堂下不無陛下被戮辱者不太迫乎廉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敢噉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絏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

啓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
人安宜得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
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豐面變容吸
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卧人
問豫讓讓曰中行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
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無耻斷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不自好苟若而可見利
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
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財黽職
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耻但苟安則主罷病故古者禮
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
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穢汚姑
婦姊妹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汚穢曰帷簿不脩坐罷軟
不勝任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
至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

域者聞謫何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熹厲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

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
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
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
以寄五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
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也

益壤事勢

陛下即不爲千歲之治安知今之執豈過一傳哉諸侯
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縱橫之約相親
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彙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
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禦哉而

陛下所恃以爲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
爲鄰勸自完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
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
子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
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
杜稷固不耳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
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
皇帝爪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
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洛陽上
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

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爲秦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楚則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

以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以資奸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爲治安陛下幸以少湏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闇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爲人臣得畢盡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軻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

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讐之怨
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
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陛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
爲而不爲畜亂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宜也甚可謂不
知且不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
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故搆六
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爲禍未在所制也
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
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爍爍弗滅炎炎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

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燻然後受之
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
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
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
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
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
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
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
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于奚辭温而請曲縣

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魯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

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宀可入吾豈忍見宀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瑰瑋事勢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綱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綱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

日挾功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
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
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
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
而上非有制度也今唯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
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
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
布帛褫民民必煖而有餘布帛之饒矣夫竒巧末技商
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

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
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未技
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
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
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飭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敢犯
法禁昧大奸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奸詐繁而不
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
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
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
分明矣擅遏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

無爲起奸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愈不罹縣綱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奸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壹通

所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

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
之計䟽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
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
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
之義不便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弥道
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
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闢大國而
爲都小大駮躒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
無狀也以藩國資彊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
柰何久不正此

屬遠

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繇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其土此天下所以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賤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

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爲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而衣行勝已羸弊矣疆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躋不數易至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聞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疆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其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道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奸人

神憂民 事勢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猶禁陳耕古之爲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穫耳富人不得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

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康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爲人上者弗自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爲陛下少間可使臣誼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誼

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幸使誼計勿厚䟽殆無傷也
有時矣

匈奴 事勢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
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
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
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
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
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
適亡吒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民

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
各有分地以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
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
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
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義渠東胡諸
國又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竒厚
贄以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
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
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衆庶時
爲寇盜撓邊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

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
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德
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
及莫不爲畜又且孰敢忤然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
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
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有幸用臣之計臣且
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通言
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
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
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

一表臣又

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
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選音慈母也

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

也苟其校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

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

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

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

動人故善賞者蹕之駁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

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

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

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
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今匈奴降
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
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餌匈奴
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
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載膜炙肉具醯醢方數尺於
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
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
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洟而相告人徐憚
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

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
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
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
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
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時乃爲戎樂携手胥彊上客之
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
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忭忭唯恐
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
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北有高堂
邃宇善厨處大囷京廐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

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
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困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
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
極極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解於來降者
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
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
數十人爲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
也大轂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
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
酒錢時人偶之爲間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

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
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
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
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怵怵惟恐其後來
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
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抃也此謂
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
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
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適
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

明則匈奴之中垂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飯失甘
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
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
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
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迂仇讐也南
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俾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
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
匈奴見略且引衆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
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以不得已許之
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

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飯羹啗臠餒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爲之

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
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
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
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
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怵渠頗率天
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怵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
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

淮難 事勢

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

南王來入赴千乘之君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
淮南王曾不譙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
之門陛下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
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
者畢徙之佗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
王天子之法則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則批傾而不
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
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待
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
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卧以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

罪人竒狡少年通機竒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骨肉爲心則已若以骨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則泣洽矜卧則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湏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勢未便

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
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尹子西司
馬子綦皆親群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
欲取國伐主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
胷固爲要俱糜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雖小黥布
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
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
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
之衆也白公之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彊故能使
鱗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故能使荆軻殺秦王政今

陛下將尊不德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
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即疑有鯁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
策安便哉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
之

鑄錢事勢

廼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
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
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
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
下公得顧租鑄錢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

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爲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僞也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着法以請之則吏隨而拚之爲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力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

下操權族而吏急而一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者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僂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闕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

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主德陛下不
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

傳職連語

或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
知上下之則宜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
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
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記使知廢興者而戒
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以
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

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
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儻雅以道之文
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道以道之賞
明齋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
人以輔相之惣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
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
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
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
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理之正不察應事之
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間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

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
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
刑獄無經於百官不衰於喪不敬於祭不直於戎事不
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賜予侈於左
右近臣左授於䟽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
義大道不從大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
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
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
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
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

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
習詭其師荅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荅左
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間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
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
衣服冠帶不以制御罷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
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
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
而飽飽而彊食飢而餒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
莫恃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
亟顧還面而罷御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

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謦謠聲
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
知日月之不時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
雷電之節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連語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慎
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約而
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王戰紂
陳其卒左翼右翼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
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甯助也紂之官衛

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
糜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
觀者攴帷而入提擲之者猶未宥止可悲也夫勢爲民
主直與民爲仇殃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
民政教乎羞甚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
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
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
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
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
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

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
半以爲不當雖寡人亦疑焉吾決是柰何朱公曰臣鄙
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
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
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
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
疑則從予梁國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
亟裂噐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可以曠日持久者
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
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

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謹兜欲引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湏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

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芄芃棫樸薪之楨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輔佐 連語

大相上承大義而啓治道總百官之要以調天之宜正身行廣教化脩禮樂以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以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執政職大拂秉義立誠以翼上志直議正辭以持上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鑿而不義大拂之

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以獻知善則以獻明號令
正法則領度量論賢良次官職以時巡循使百吏敬率
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
道行典知變化以爲規是非明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
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節春夏秋冬馬之倫色居
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
道行之任也調訊典博聞以掌駟乘領時從比賢能天
子出則爲重右坐立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
樂之正應事之理則職以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
之信百官之經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以

諗遇大臣之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
之適揖讓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以証出入不
從禮衣服不從制御器不以度送逆非其章忿說忘其
義取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以諫故善不徹過不
聞侍從不諫則調訊之任也典方典容儀以掌諸侯遠
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軌任之約朝覲宗廟會同享聘
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衆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僻淫
犯禁之差第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功德而
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常典天以
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四望國之諸

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之禮儀畢居其
宜以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
時之交有事於南郊以報祈天明故整天事不得事鬼
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奉常之任也桃師典春以掌
國之衆庶四民之序以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
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考祖考

問孝

闕

賈子新書上卷

夏之始也... 端言默之序...

...

...

...

...

...

...

...

...

...

...

賈子下

禮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
 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
 之室無奧剽恐當作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
 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
 躋逆父子悖亂而况其大者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
 訓正俗非禮不脩爭辯詞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
 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
 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者所以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小大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禮者所以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爲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

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
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
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
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
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
其事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者可以義矣故其嘆之也
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
以節義而沒不還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
始羞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賞羞殺不
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

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群臣附官無蔚藏腌
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
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
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
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
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
歲相通而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飢饉然後天
子備味而食日舉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可使
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殮國有凍人
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

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
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
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
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
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
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
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
不鷲眊而不逮不出植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
昆蟲不螫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剝胎不天魚肉不入

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
物莫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
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
鼈禽獸猶得其所况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
安而萬理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
富媪物時熟民心不挾詐賊氣脉淳化攫齧搏擊之獸
鮮毒蠱猛蚘之蟲密毒山不蕃草木少薄矣鑠乎大仁
之化也

辯于卦容經

連語

文嵬能下創食焯謝鑿蔡不關也豐去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確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溇然漑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淫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溇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容淫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平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汙垂綱視淫言有四術言敬以莊朝廷之言也文言以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

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磬曰共立固以磬折

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立容坐以經立之肱不差而足

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

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佞肘曰早坐坐容行以微磬

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上下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趨以

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汜足如射箭趨容旋以微磬

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跽旋容跪

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

跪容拜以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項衡

以下寧遠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拜而未起伏容坐

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

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

臂訕存劔之緯欲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

立車之容禮介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

也兵車之容若夫立而技坐而踡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

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

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

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

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芃棫樸薪之禎之濟濟辟王

萬曆五年刊 頁下 五 郭才 四百廿一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捍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則敬故詩曰和鳴雍雍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

下和協而士庶順一故能宗攝其國以籓衛天子而行
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
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
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
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
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太親母乃不寧乎放杖而
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下行曰妻子家中
得無病乎故身之倨佻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
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
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

有餘猶不足也語曰况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
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
纏且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辟也充龍往而不返故
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
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
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聖
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宛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
不憚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爲路輿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撩

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
俯則察地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
此輿教之道也人主大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
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
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
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春秋

連語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
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謹之
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聞也謹而行

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
見也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
之後而蛭出故其父病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視聽不
可謂不察衛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賦歛繁多而不
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
寇挾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
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爲君戰
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
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

進忠正而遠邪僞故民順附而臣下爲用今釋人民而
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返甚矣人主之爲人主也舉
錯而不償者杖賢也今倍其所主而棄其所杖其償仆
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
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鄒穆公有令食
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毋糝而求易於民二
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糝於
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
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
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

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

不能脇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
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讎
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春築者不相杵婦女
扶珠璣大夫釋玦斲琴瑟無音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
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
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宋
康王時有爵生鸛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大必
伯於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取淮之地乃愈
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
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爲無頭之棺以視有勇剖僵

之背斲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王聞而伐之民散城不
守王乃逃於鄆侯之館遂得而死故見祥而爲不可祥
反爲禍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堤橫道
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
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
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
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
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曰孤
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良吾罪二
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修以咎百姓吾罪

四齋肅不莊粢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遂能而章德行
善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修政居三日而夢天誅
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覺使人視之蛇已魚
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不解遂至於伯故曰見
妖而迎以德妖反爲福也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
欲有伯王之號鑄金以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
先馬梁王御宋王駮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
象使隨而趨諸侯聞之以爲不宜故興師而伐之楚王
見士民爲用之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
人聞之振動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

適秦克尹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乎齊桓公之始伯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於孤竹反而令燕君使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以寡人能存燕而朝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剖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德扶與天子莫不勸從誠退謙人孰弗戴也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

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群臣陳履杖善者因行
殘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
之棄也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
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
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
吾已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
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
信之

先醒

連語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君對

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人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憊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然怵怵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廼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

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
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
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
於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
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
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
莊王喟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
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
群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
亡國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

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
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食可謂明君
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
喟然嘆曰嗚呼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侍立御者數百
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此吾困
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鱗鮫晝學道而夕講之
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
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
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躋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
人不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飯其御乃進

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
曰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
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
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號亡號君作色而怒御謝
曰臣之言過也爲聞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
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號君曰賢人之所以
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
賢也故亡號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是苦耶遂徒
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易以塊自逝而去
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

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
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連語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
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
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
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無補則
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
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任而安之說其謀果
其舉及其得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

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尤天下服而御
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
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入郢之門執高兵傷五
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
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
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
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
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璧號唵告母罪呼皇
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
之俗勤勞而不愠好勝而無禮谿傲而輕絕俗好詛而

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
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
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大夫爲臣百
世名實因間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
不忍縮師與成還而謀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
越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
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高臺榭而掩敗則
犬群嗥而入淵彘衡菹而適奧燕雀剖而蛇虵生食蘊
菹而蛭日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
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虐

深報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劉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室而逃五湖大夫種挈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間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目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

連語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
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士民聞之曰湯德及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
上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時酒
二醜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
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
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
闔閭一夕而十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
房之德也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屢決背

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
何曾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跣屨哉思
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弃者文王晝卧夢
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稿骨也速以王禮葬我
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
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
柰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稿
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之君智伯
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
而變容吞炭而爲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

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三易卧見不全
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耻之
甚也今必碎身靡軀以爲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
我事中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服餽吾以鼎實舉被而爲
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退讓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今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
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竅而希灌其瓜瓜惡
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

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瓜宋
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
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以灌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
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
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使至楚
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
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
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系茆茨弗剪采椽弗刮
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
也楚王媿

君道
連語

紂作桎數千畧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桎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鬻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守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

臺令近規之民聞之者麇聚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皞皞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修之於已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君道備矣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
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
焉則應求焉則入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
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
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臣正外相
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
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
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恁於
鄉曲道語談說不恁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
之使能合兩君之讜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

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於二
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
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
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
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
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
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
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
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
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

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
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
則有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
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閒聽治罷朝而論議
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
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
我曾無鄰里之問寬徇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儻俛而
加志我儻僂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

之者莫不睨而掩鼻當試傳白騰黑榆流波雜芷若籠
蒙視冶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
能無怵憚癢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子材而蒙愚惑
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
忘乎已故步陟山川蚩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
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
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
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
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
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

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減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

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則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爲原無屈其

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
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嚚子愛
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
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讎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
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
媠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一謂之真反真
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
端為跂一作跛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决苑謂
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廉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
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

觀謂之度反度爲妄以已量人謂之恕反恕爲荒惻隱
憐人謂之慈反慈爲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施
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爲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爲汚
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爲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爲
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爲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
爲悞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爲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
調爲盭懷優不迫謂之寬反寬爲阨包衆容物謂之裕
反裕爲褊欣懼可安謂之熅反熅爲驚安柔不苛謂之
良反良爲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爲易襲常緣道謂
之道反道爲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爲侈費弗過適

謂之節反節爲靡儷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爲怠忠惡勿
道謂之戒反戒爲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爲愚亟見
窈窕謂之慧反慧爲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爲濫容
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爲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爲逆
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爲錯容志審道謂之僦反僦爲
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爲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
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言動可畏謂之威反
威爲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軟仁義修立謂之任
反任爲欺仗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
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悛謂之敢反敢爲揜志操精果謂

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恒凡此品也
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
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謂之聖人

六術 連語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
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
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
藏內變汜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
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
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

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修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
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
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
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入之情以之爲真是
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
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六
行矣六行克正乃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
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
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
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

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
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
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
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
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
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
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爲昆弟故爲從父
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
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

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
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
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
何謂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
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爲
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服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
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
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小而度出於居數度之
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
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效事之盡以六爲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節可謂天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德者獨玉也寫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牯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礪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

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也

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攬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

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
水疑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
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
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
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
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
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
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
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
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

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潤澤性氣神明則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捨然也其受此具也礪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故礪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以生謂之德德

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於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養畜養其不仰恃德此得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之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

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寫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愛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更以

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
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
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
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
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
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疆弱吏以民爲能不能此
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曰民無不爲力也故國
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
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吏民而
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

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欲不勝則莫能以勝矣
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人必駭
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
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
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嗚呼戒之戒之
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
以爲蓄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
無怨天矣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
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蓄必與
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

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
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
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
與惑自爲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改之如爭聞惡而
改之如讐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
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
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於已則此母有無
罪而見誅母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
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
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

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
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
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滅民之功
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
而恕之以道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
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
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
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功君理之故夫爲人
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
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

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蓄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行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

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也與民以福故士民貴之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勝之君能爲善則吏

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啍啍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

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太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爲太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

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
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押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
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
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
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
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
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
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
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睹矣
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

以僞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未嘗無士也而士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闇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

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至而難留也王者有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以桀之亂爲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爲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故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

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

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馬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得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

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
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
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
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故不可
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
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
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
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之選舉也以爲
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
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

之治政在諸侯大夫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
臣而臣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
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
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
人之辭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人爲之行之也故
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
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以易愛
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
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噐能行道而不能言
者謂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噐任

其用乘其實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稷血食而政有謂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所政屬而政有謂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政有謂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也嗚呼悲哉君者群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此國素亡也

修政語上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譎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
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
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
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已
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噐以脩其財而身
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
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彊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見歸樂於天下之人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會則

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
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
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
弗能勸也故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登五
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
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
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
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

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諸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去也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

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
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
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
萬姓爲臧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
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
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
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
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
不附矣

修改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曷曷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曷曷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有攻而必得戰而

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
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
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輿人矣治
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
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
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
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
而孚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萬民
藪藪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

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日先王與帝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中敬其士不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

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對曰唯疑請以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
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闔不私相煞
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
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
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
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
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故
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

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與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禮容語上

闕

禮容語下

雜事

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而告人曰今此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

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
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婁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
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
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
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
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
不崇噐無虫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
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
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

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夫昊天有成命頌
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
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
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
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馬不敢怠
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
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
之功奉揚武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
烈索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

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
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
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以佐王室吾故曰
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
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郟錡郟欒郟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
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郟錡見單子其語犯郟
欒見其語訐郟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
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郟其當之乎魯侯曰
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

也對曰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郟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
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
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
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目以處義
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
亡者有咎旣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
夫郟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

可以戒懼矣今邾伯之語犯邾叔許邾季伐犯則凌人
許則無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
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
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
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
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
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
德行故弗順弗敬天命弗定意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
戒之哉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蓐

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
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
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
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
子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
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
以梧桐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
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
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
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

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水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通谷母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

謏獨處不倨雖怒不罵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
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
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太山而禪於梁
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昔禹
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闔閭以吳
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霸而厲公
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彊於天下而簡公殺於
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刼於望夷之宮其
所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
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弑于沙丘任李兌

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監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遺久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

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其然也管仲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忠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禮足矣靈公徃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矣

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鱗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疾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于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徃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

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

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叅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叅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曰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

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
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
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爲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
一道故人皆爭爲宰相而不姦爲世子非宰相尊而世
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爲知子莫如
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
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其
道莫經於此疾死置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
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
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爲

人臣而放其君爲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
下之散亂以彊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
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
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
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
之德美定功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
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

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書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史記列傳

湘本載漢書全傳似複吳本節畧又遺二賦今更入太史公列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

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

以適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
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
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
祥鸞鳳伏竄兮鷓鴣梟翔闕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
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瑱
兮鈇刀爲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棄周鼎兮而寶
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
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
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
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

處兮夫豈從螳與蛭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
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見細德之險
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汗瀆兮豈能容吞舟
之魚橫江湖之鱸鱠兮固將制於螻蟻賈生爲長沙王
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鴉曰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
之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
日施兮服集子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

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
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
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
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
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彼吳疆大兮夫差
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
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
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
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塊軋無垠

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
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
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
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
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利兮烈士徇名夸者
死權兮品庶馮空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
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摑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
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知
遺形焉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
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

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
兮養空而游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懣劑兮何足
以疑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
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
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
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
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
䟽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
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傳無狀哭泣

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按崇文總目賈傳書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為十卷朱子云此誼平日記錄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除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今考其書前五卷具條奏語治安策分為二十餘篇次第錯迤與本傳不協今頗據傳序定其無畜服疑等齊銅布四篇傳所不載因有流涕長太息字故序列之或誼疏本具班史裁之耳其定取舍一條書原闕今依傳補入以足九章之數後五卷雜引古先禮教政術語其大旨良欲以飾治也誼之通達於是焉在或疑非誼作非通論矣惜吳湘二本俱多訛謬雖參互考正猶有仍襲覽者詳焉丁丑新秋日潛菴子志

賈子下

子彙第三冊